

春联意·戍边情

■晏 良



春节将至，詹娘舍哨所驻地气温骤降，飞雪入户。

靠窗的钟表覆上白色外套，低温冻不住时间前行的脚步，伴着分秒流逝的“嘀嗒”韵脚，全哨官兵将云中哨楼打扫一遍，从桌底到梯面，从墙角到床沿，无一遗漏……总而言之，就是要以全新面貌贺岁争春。

年味，弥漫在空气中。吃过午饭，哨长卢亮的手机响了，大伙儿从他接听的表情判断，所讲内容估计喜忧参半。果然，他集合队伍说事，称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

卢亮切中哨兵的关注点。眼下，大家最关心的是年货何时到位。他所指的好消息，就是机关服务队送年货上山。至于坏消息嘛，则是由于天气骤变，机关人员无法强行“开山”上哨，只得将年货存于则里拉哨所。万事俱备，等货过年。卢亮见暴雪初歇，决定带上等兵阿不都下山，把自家那份物资抢运回来。

二人刚一挥手分离，上等兵张宇东就焦急难耐，备好胶布，等待张贴春联。

哪知，张宇东等来的却是异口同声的“对不起”。就在回哨途中，天空突然下起雨夹雪，卢亮和阿不都应对不及，导致年货淋湿。尽管卢亮把春联塞进上衣，进行贴身保护，奈何雨雪无孔不入，春联还是泡了汤，在他胸前印上一个醒目的“福”字……

没有现成春联，那就抓紧创作。好在，哨所存有纸笔，排长游凯鹏写得一手好字，正好救急。

阿不都破涕为笑，即兴说了上联：喜庆春联无变有。

张宇东突来灵感，随口给出下联：沧桑寒哨小到大。

卢亮灵机一动，定下横批：越来越好。这副春联的意思简单明了，既感叹春联失而复得，又赞美哨所今非昔比。詹娘舍是“袖珍哨所”，占地面积小，但是建设标准高；过去，哨楼是低矮平房，夏如水帘洞，冬似水晶宫。前几年，上级在弹丸旧址建起3层哨楼，赶在去年大雪封山前，营房部门又将哨楼修葺一遍，选取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优质材料解决防风、防漏难题，做到吃与住隔开、训与娱分层。

小试牛刀，大伙儿感觉不错。于是，你一言我一语，继续创作出形象生动的春联。

游凯鹏拿驻地环境说事儿，大家集智创作的春联既接地气，又有气势：上联为“脚底是山险路远”，下联为“眼前有雪海云天”，横批为“坚守极地”。

这副春联概括得恰如其分。在詹娘舍，伸手可摘星、脚下飘浮云并非诗画幻影，而是戍边即景。你看，哨所建在海拔4655米的雪山之巅，营房占满空地，户外几无“立足之地”，哨兵出屋，便脚踏“天梯”，如履云层。所以，初登“天上国门”的游凯鹏俯瞰群峰，触景生情，写下如此大气磅礴的春联。

当然，哨兵们平素喜武疏文，创作春联稍显吃力。不过，他们有个得力外援，此刻

闪亮登场。

铆在哨所采访的日喀则军分区宣保科干事罗凯，是西藏军区公认的人才，应哨兵要求，也参与到春联创作中来。

罗凯最佩服向死而生的哨兵，他一直想给下士黄伟轩写篇文章，所以首先礼赞这位“粤籍靓仔”——上联：看淡名利，不问家产，冰盔藏着英雄胆；下联：笑傲生死，只求梦圆，铁脚捍卫天下安；横批：网红戍边。

真是绝了！黄伟轩的重要履历，都藏在这副春联中，战友们纷纷竖指称赞。

二月春风似剪刀——前年初春，通往哨所的通信线路被狂风“剪”断，时任哨长李玉成带领黄伟轩等人下山检修线路。那天中午，他们找到线路断点排除故障，可返回时被狂风暴雪堵在半途。

九死一生的经历，黄伟轩不知如何讲述，调侃说“呼吸带着血腥味，口水吐地上，积雪很快变红”。他自己也意外“走红”：这位广东籍富二代头戴冰甲，睁不开眼但咬紧牙关的照片，先在微信朋友圈晒出，后经网友接力转发，在亿万人民心头掀起波澜。

这次，黄伟轩在春节前又遇考验。1月23日晚，他到附近哨所办事，返回时突然风雪交加，不到一公里山路，瞬间变得异常遥远和艰险。凛冽的寒风夹杂着冰碴儿，打在防寒面罩上发出“噼啪”连响，他呼出的热气与雪花相融，旋即面罩上凝结成冰霜，一层层加厚，逐渐形成白色铠甲……

“也许我是属猫的，有9条命。”说起两次涉险经历，黄伟轩显得云淡风轻。他把目光投向家乡方向，勾勒了自己的未来打

算，“有国才有家。没有祖国边关安宁，何来人民安居乐业？我要先守卫老祖宗拼下来的边关，再考虑回乡继承家产。”

是啊，这里的土地既有抗击侵略的先辈倒下，也有接力戍边的英雄长眠。在回眸与眺望间，罗凯写下一联，表达前仆后继的报国志愿：上联为“英雄山上无鹰飞”，下联为“烈士崖下有来人”，横批为“接力戍边”。

詹娘舍的藏语意思是“鹰飞不过去的地方”。鸟不敢来，哨兵常在。这里发生过不少悲壮故事，但一茬茬哨兵如钉聚力。卢亮永远忘不了2007年3月2日，这个本该散发新春韵味的日子，哨兵们却在经历生死离别。

那天一早，第一个起床的值班员于辉到屋外铲雪，因脚底打滑滚下300米深的悬崖。班长靖磊磊组队救援，7名哨兵遭遇雪崩……靖磊磊执意留下来照顾失去意识的于辉，两人没能等到春暖花开。3月6日，救援战友找到他俩时，看到的是沾满血迹的脸和肿大的头。后来，原成都军区授予詹娘舍哨所“团结互助模范班”荣誉称号。

翻过悲情一页，走向光辉未来。罗凯根据哨兵个个制订新年“台账”，人人有学习成才目标实际，撰写一联，寄语明天：上联为“和风渐起，你追我赶齐争艳”，下联为“时雨将至，万紫千红总是春”，横批为“惜时拼搏”。

全哨官兵备受鼓舞，纷纷在这副春联背面签下自己的名字，表明“强军有我”。新的一年，大家决心热血固边，争春奋进，守雪山之巅哨所，做顶天立地军人。

第五届中国诗歌春晚

致敬中国精神



“中华诗国，木铎传声。诗经楚辞，唐韵宋风。新诗重唱，龙吟凤鸣。春潮再卷，大吕黄钟。”2019年1月24日，第五届中国诗歌春晚在北京举行。晚会旨在讴歌改革开放4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致敬中国精神。

晚会按照历史脉络，共分《序·千人同诵诗国春》《圣哲诗祖千秋仰》《唐风宋韵诗华章》《寻根追梦共悠游》《鼎新革故腾万象》《万紫千红总是春》6个篇章。国家一级演员刘纪宏朗诵军旅诗人丁增义的《贺新郎·嘉峪关怀古》以壮军魂，著名朗诵家瞿弦和、张筠英重新演绎曾享誉神州의《风流歌》，来自京郊的密云朗诵艺术团集体朗诵舒婷名篇《祖国啊，

我亲爱的祖国》，根据《人民日报》评论文章改编的朗诵《中国精神》感人肺腑、撼人心魄。

本届诗歌春晚更加国际化，在美国纽约、日本东京、英国伦敦、荷兰鹿特丹、加拿大多伦多、澳大利亚墨尔本以及上海、深圳、开封、西安、杭州、长沙、洛阳等国内多个城市设立分会堂。

诗颂国魂，文彰自信。作为中国文化的名片，中国诗歌春晚创办于2015年春节前夕，由100多家诗歌、文学、传媒机构联袂主办联办。

（屈金星）
上图：第五届中国诗歌春晚颁奖仪式现场。

春节是条弯弯的路

■邓荣河



春节是条弯弯的路，幽幽地，直通夏商周的古朴。二十四节气一路小跑着走来，也曾磕磕绊绊，也曾风尘仆仆，个个争先恐后，只为能在小路的尽头，把最隆重的欢乐阅读。

春节是条弯弯的路，一种浓得化不开的习俗，在小路上执着地行于。一走就是数千年，不回头，不停步。所有的沟沟坎坎，散满爆竹的碎片；所有的坑坑洼洼，摇曳烟花的祝福。

春节是条弯弯的路，有一头叫做年的怪兽，爱在小路上散步。不管你愿不愿意，年，在每个行人面前跑来蹿去。任你怎样

战斗前夜

（外二首）

■郑蜀炎

这个日子，野战军团已在冲击出发地域完成了集结，热带丛林的深绿间偶见寒光反射的钢铁；这个日子，营中兄弟相见其实是为了告别，刚从电影上学来的拥抱终究有些露怯。

喜欢在帐篷里站背上高诵元帅的《梅岭三章》，读至“后死诸君……”手总潇洒地向“诸君”挥斜。本子上悄悄摘录了诗人的“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”，可就是不知该抄在给谁的信里更合适些……

超额配发的弹药透露着前面火网构成的生死之界，精简进一个挎包的行装预告此行只有征尘不言休歇。佩枪上招摇的红绸子已经换成浸油的擦枪布，这老伙计亏待不得，下面的传奇都得靠它来分解。

天黑后写罢最后“待寄”的家信竟然有些哽咽，我发誓，从拂晓发起攻击直到胜利再流的注定是血……

血 型

老兵打仗前当然不会去咬破手指写决心，但不会忘记必须在军帽里标明自己的血型。那天推光了头摘下帽子找寻相同的字母，找着了就拍着肩膀大呼：咱们的血是一个姓。

枪炮声里柔弱的女护士竟也有如此嘶哑的嗓音，对指挥所的首长参谋一点不客气地下令：“所有的，B型，没负过伤的都举手。”地图前，几只举起的手臂因撸起袖子格外分明，这边是缓缓抽出的血，那边是更加急促的电话铃……

许多年后，我依然为自己普通的血型感到幸运，它不高贵，却毫不犹豫地属于战友的生命。从此，再写热血鲜血之类的诗句不会觉得矫情，从此，我清晰地记住边疆有这样一片土地——它和一个军人，拥有同样的血型。

这片土地

这是一片不属于旅游者的土地，尽管它拥有值得你献出一切的美丽。那年那月那天，一个年轻的身影在这里跳下军车，始于足下的是一个军人光荣与梦想的履历。

这是一片不属于三月柳丝如柔发的土地，小草用茂盛松树用孤傲标注红土壤的一望无际。每一次出发都很淡定，真的不需要烈酒的壮行，上膛的子弹足以让作为军人的男人骤添一身傲气。

这是一片不属于喧哗热闹的土地，冲击路上倒在身边的兄弟就默默地躺在土里。我知道他需要安静地思考时间之箭永恒的穿越，我知道青春和生命注定是军人以血相染的命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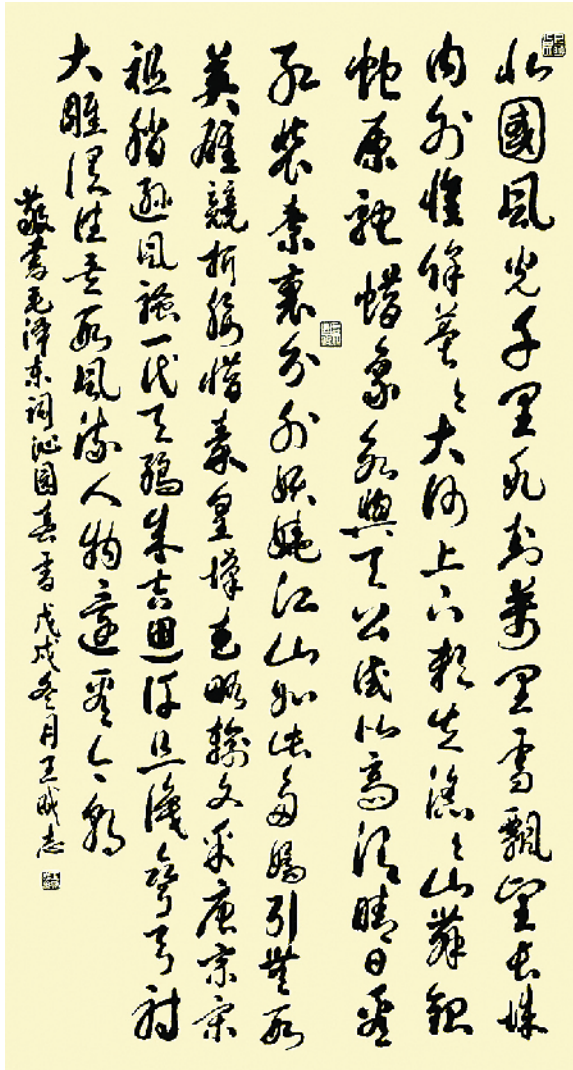
一旦相识永久相思，不是写恋人而是咏这片土地有一种永远叫花期，有一种灿烂凝固在记忆……

敬录毛泽东词《沁园春·雪》

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望长城内外，惟余莽莽；大河上下，顿失滔滔。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，欲与天公试比高。须晴日，看红装素裹，分外妖娆。

江山如此多娇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惜秦皇汉武，略输文采；唐宗宋祖，稍逊风骚。一代天骄，成吉思汗，只识弯弓射大雕。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

王成志书



等你回来

■王 霞

风姑，是我们家的邻居，无儿无女，伴着孤独走过一生。她出生在1922年，如果健在的话，应该是97岁了。

她在初春离开，草已绿，花正开，她却无法再多看一眼。天空飘着蒙蒙细雨，仿佛天地都为她默哀。全村老老少少，与她告别。长长的队伍里，年长的老人诉说着她命运多舛的一生，不时拾起衣袖擦拭眼泪……是的，风姑走了，去了另一个世界，那里不再有孤单，不再有伤害，不再有咒骂，还有一个爱她的男人等她。

风姑年轻时长相俊俏，是村里最美的姑娘。18岁那年，在一阵唢呐声中与同村刚刚参加八路军的贵喜结连理。新婚夜，红烛高照，爱意荡漾。贵含情脉脉的眼神，燃烧了她的一生。第二天，贵就要踏上征程，临行时将她紧紧拥入怀中，挤出笑容对她说：“等我回来！”风姑郑重地点点头。

贵走了，风姑勤勤恳恳地田间劳作，任劳任怨侍候公婆，把整个家安排得妥妥当当，是人人称赞的好媳妇。

风姑在等待中期盼着。1943年春暖花开的季节，却把风姑埋藏在冬季，难以醒来。贵在日本鬼子的一场战斗中牺牲。战友捎回了他的遗物，有衣物，还有未曾寄出的信件。

风姑瘫坐在地上，痴痴的像一尊雕塑。睹物思人，千山万水的牵挂、字里行间的思念奔涌而出。在风姑的心底，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他的位置。风姑的爱情就是这样至高至纯：一旦爱上谁，便是一辈子；承诺一句话，就是一生一世。

村东头的瞎子张在偏房为风姑算命，一声叹息之后，扔下两个字：克夫。正房里的公婆哭得昏天黑地，用拐杖敲打着地面，咒骂这个泪流成河的女人。风姑强忍悲伤，小心翼翼，唯唯诺诺，在公婆的咒骂声中苦度日月。

20岁出头的风姑成了寡妇。有媒婆劝她“再向前走一步”，村里几个单身汉也打过她的主意，想给她锄几垄地或者挑几担水，她总是婉言谢绝。

我记忆中的风姑已经60多岁，是位干净、素雅的小脚老太太。她身材单细，长相白净，弯眼细眉，微笑的时候，眼睛总会眯

